

怀念我的爷爷

□王君仪

我的爷爷，妈妈的爸爸，去世快四周年了。我想讲讲我爷爷的故事。

妈妈的爸爸，我原应随着传统叫姥爷。但从记事起，我就叫爷爷，享受着亲孙女般的宠爱。

气派

爷爷在职时从事经贸工作，在曾经的城市地标、我童年时期的最高楼——青云大厦的顶层有间办公室。从办公室俯瞰，大片新泰城尽收眼底。关于爷爷工作的记忆，我记得曾被带着去果农家收苹果。苹果被套在大小不一的圈圈里分等级，然后再放到不同的筐子里。记忆太远，留下的就是我坐在爷爷带斗的车里，看窗外此起彼伏绿油油的庄稼。妈妈说爷爷工作很厉害，做到高层。爷爷家里墙上有张照片，照片中，爷爷西装领带，如沐春风。无论何时看一眼照片，就能看到他年轻时的无限风光。

爱美食

我的家和爷爷住的大院儿曾隔着一面墙。有一天，墙上突然开了扇门，从此，爷爷家变成了我的食堂，我的游乐园，我的童年。从我家开门，唱上两句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”，便飞奔到爷爷家。爷爷家的门除了午休和夜里，都敞开着。从我家开门，一眼便能看到爷爷家院子里的自行车。车子多，说明舅舅舅妈们都回来吃饭了，桌上的菜必定丰盛，想都不用想，和爸妈招呼一声，我便往爷爷家跑。

爷爷爱美食，工作关系，他天南地北见得多吃得多，也爱下厨，为了美食，自己还糊过炉子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爷爷家的每道菜都好吃，小年夜的酥锅给我印象最深。白菜铺底，海带、藕片、鱼、肘子、五花肉，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都装在了爷爷的大锅里。从下午开始上炉子，半夜里才起锅。为了那口肉，我躺在爷爷家的沙发上，看着摆钟，熬过深深的夜，就等着爷爷用筷子叉叉鱼肉，然后说，可以

喽！那声音和香气才是年的开始。

大院子

爷爷的院子很大很大，能装得下我们所有孙辈的笑声和童年。记忆里，爷爷不是在厨房，就是在院子里收拾他的花草、果蔬、鸡、鸭、鹅。院子里飞出去的鸽子，总是能一只不少的按时飞回来。老母鸡不是在安安静静抱窝，就是被调皮的表弟撵着满院子地跑，“咕咕哒”的不安生。“肤白貌美”的大白鹅基本不在窝里待着，好像看不惯鸡群的市井气，满院子溜达。一米不到的泥黄色圆形瓷缸里，老乌龟总是能爬出来，驮着小小的我，慢慢在院子里溜达。院里十几平方米的菜地里，我和弟弟妹妹们摘过顶花带刺的小黄瓜，也采过刚露出白头的小草莓。院子的高处有金银花的清香，也有红枸杞的微甜。院子一角长方形的水泥台子上，有爷爷拿着火钩烧猪毛的“大场面”，也有小舅把活鸡扔到热水里的“传说”。

朋友

记忆中，爷爷住过一次院，似乎是割阑尾什么的无需太担心的住院。朋友们来看他，一个姥姥，草间弥生般的相貌，吸着烟，男人般豪爽地笑。我有些怕。妈妈说，他们叫她王姨，人很好，是爷爷的同事和朋友。

爷爷还有个朋友，南京的，我没见过，每年都会给爷爷邮寄礼物。椰子糖是必须的，其次是麦乳精，还有一两次咖啡和咖啡伴侣。我和表妹每年都盼着“椰子糖先生”的礼物，有一次，竟是一个小小的敲打的琴，五彩的键，声音像是天籁，至今我也不知道名字。爷爷看我七七八八地敲，说，我教你。但只此一次，此后，我再也没看到过那琴。

胡琴

爷爷还会拉胡琴。夏天的午后，知了叫累的时候，时不时的，爷爷会拿出胡琴，说，我给你们拉一曲。有次拉琴

前，爷爷提到他的父亲，内容早不记得，但觉得能配得上琴音。爷爷卧室里有个大录音机，录音机里传出最多的除了戏曲，就是阿炳的二胡声。爷爷很爱拉胡琴，但琴声太凄凄，挂不住太多记忆，倒是录音机里“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，红脸的关公战长沙”让我印象深刻。

空竹

爷爷开始玩空竹应该是在十几年前。他是空竹队伍里年龄最大的，也是技术最好的。几米的高杆街在嘴上，任空竹在杆子顶端旋转。得幸于空竹，爷爷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视频。爷爷去世后，家人把视频一一存下，成了我们的财富。

善良

爷爷很善良。他有心脏病，最近几年爱运动，病痛远离了他，但他还是随时揣着药。他说，路上要是谁心脏病犯了，他还可以救别人一下。

爷爷手巧，理发技术好，家里有专业的理发工具，老式手动的那种。逢着好天气，爷爷会拿着家伙什，到街头给人义务理发。

孝顺

我妈说爷爷可孝顺了。爷爷在城里工作，成家后有段时间家人还住在乡下镇子里。每次回家，爷爷总是带着个烧鸡，给他的妈妈。家里孩子分不到，但满屋子的香气让妈妈至今记着。

威严

爷爷育有三个儿子、一个女儿，个个事业有成。爷爷的孩子都很优秀且正直，不知道他是怎么教育子女的。在我眼里，爷爷总是笑着的，在舅舅们的眼里，爷爷却很威严。

2021年7月13日，爷爷离开了我们。又是一年清明时，我脑海中又浮现出爷爷慈祥的样子，思念如春草般年年返青。爷爷的教诲如一缕春风，时时给我前行的希望和力量。

